两岸一家亲 同圆中国梦 征文选登

活动主办:
福建思归心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csfk@xmrb.com

中宝兄 常回家看看

♥林坚

“林坚贤弟,见字如面……”每年春节我都能收到来自海峡彼岸堂兄中宝寄来的家书。在这个微信、视频满天飞,资讯高度发达的年代,还能收到写在宣纸上、散发浓浓墨香的书信,心里满是感动。细细算来,中宝兄已年逾六旬,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老派文人的执着与坚守。

中宝的父亲是我的大伯,1947年跟随父辈到台湾高雄学手艺、“讨生活”,没想到一别数十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大伯才第一次带着中宝几兄弟辗转回大陆探亲。

中宝年轻时就喜欢“舞文弄墨”,他写得一手好字。无论隶书、草书或是行书、楷书,在他笔下如行云流水、飘逸内敛,在“厝边头尾”小有名气。借此特长,他索性年纪轻轻就开启“代人写家书、读书信”的行当:有妻子写给丈夫的;有母亲写给儿子的;有小弟写给兄长的;也有儿子写给远方父母的。中宝总能用心聆听,感同身受,因而他代写的家书情真意切,娓娓道来。他至今还记得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退伍老兵让他写一封书信给远在大陆的母亲,那位老兵开口一句“阿母,我想你啊”瞬间让他鼻头发酸,哽咽在喉。这一声饱含了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母亲却尽孝不得的悲戚与无奈。他想起儿时经常看到父亲坐在家门口的小椅上目视远方若有所思,他知道那一刻父亲又想念他自己的母亲了。

每年春节前的一个月是中宝最忙碌的时候。他临街店面的门口每天都有街坊邻居和慕名而来者排成长队等他代写对联。“爆竹声声辞旧岁 喜气洋洋迎新年”“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我想,那个小小的店面在当时应该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吧。

中宝兄的金石篆刻也堪称一绝。他篆刻的图章立意新颖,温润雅致,让人爱不释手。文人雅士、亲朋好友争相收藏馈赠把玩。这几年,找他学书法、篆刻的学生越来越多,中宝兄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说,书法、字画、篆刻,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要把它们保护好、传承好。

2017年,我带着年迈父亲的期许,经由“小三通”踏上宝岛台湾,首次跟中宝兄“亲密接触”。他略显瘦削的脸庞架着一副老式眼镜,一绺稀松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有艺术气质的马尾辫,稍显拘谨的神情却有着文人的羞涩和腼腆。或许是血浓于水吧,很快我们就推心置腹,相谈甚欢。

在台期间,我们一起驱车游览了阿里山、日月潭;一起参拜了两岸民间守护神“妈祖”;一起到士林夜市吃“蚵仔煎”;一起在卡拉OK高唱“爱拼才会赢”……相同的文化信仰,相同的生活习性,相同的兴趣爱好,甚至相同的红砖黛瓦燕尾脊的古厝民居,让我分不清是在海峡的“这边”还是在海峡的“那边”。

我多次邀请中宝到厦门走一走。或许是“近乡情怯”,他一直没有成行。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说的话:“回大陆看看,那里有我们的故乡和亲人”。他风趣地说,“我希望像大陆青年在歌里唱的那样,2035年坐着动车去台湾,那我就可以坐着动车回大陆了”。哈哈哈!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中宝兄,常回家看看,我在厦门等你哟!

老照片 之旧器物 ♥鼓浪闲人

鸡公碗

年前大扫除,我特意把老宅碗橱里的粗瓷碗——鸡公碗(如图),搬出来细细清洗一番。这是爷爷年轻的时候,从安溪的小作坊里买回来的。其底托小、口沿大的形状,像极了一片脉络分明的荷叶,更让人难忘的是线条粗犷,配色简单的彩绘图案里,一只黑尾大公鸡怒目圆睁,一朵鲜艳的葵花傲然绽放,几片翠绿的芭蕉叶随风摇曳,带来一股朴实无华的乡土气息。只不过,家里人一直习惯地称这样的餐具为“鸡角碗”。

兴许,您也在心生疑惑:“为什么会将公鸡称为‘鸡角’?它的角又在哪里呢?”我想先分享儿时读过的一个有趣的传说。话说很久以前,群山环抱之中有一深潭,潭里住着一条头戴红绒帽的黑龙,它生性狡猾,贪婪成性,没人愿意和它交往。不知哪一天,从远方飞来了一只大公鸡,每天都会在潭边梳理羽毛,公鸡头上有一顶角状金冠,让黑龙垂涎不已。于是,这条黑龙故作关心地对大公鸡说:“你整天戴着这么重的金冠,多不方便呀!要不,把它借给我戴几天,你戴这顶红绒帽也很好看……”几天后,大公鸡向黑龙讨要金冠未果,才知道上当受骗了。于是,它不停地从喉管发出“角、角、角”的声响,还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在这顶红绒帽上,直到把帽子啄出了许多大小不一的窟窿。久而久之,公鸡就成了闽南语里的“鸡角”。

与民间故事的光怪陆离相比,眼前的这些“鸡公碗”却也有许多神奇,爷爷用它来盛凉茶,做石花冻;奶奶用它来蒸发糕,做米粿;母亲擅长烹制的瘦肉鸡蛋羹,也有它的功劳。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只露出了环状胎底的“鸡公碗”,每当我因喝生水而腹痛难忍的时候,爷爷便会着急地取出一小条苦楝树皮,在盛有些许温开水的碗中反复研磨。十来分钟后,这些苦涩的药汁入喉穿肠,饮之欲呕的剧烈反应,深深地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几十年来,在琴岛的这处老宅里,仍保留着用“鸡公碗”吃年夜饭的传统,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品尝着母亲用心烹调出的各色菜肴,回顾着一年来的付出,期盼着新一年的美好!欢声笑语中,有了“鸡公碗”的点缀,那温馨的感觉,胜过了餐桌上鱼虾蟹贝的鲜美。

人间草木 ♥陈丽璇

盛开的水仙花

这个春节,来我家拜年的亲朋好友对玄关处的那盆水仙花,总是会点赞一番,让我这个主人忍不住有几分窃喜。

我与水仙花结缘,可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福建水仙花,美名扬天下……此花最多情,春节才开花……”中学时音乐课上,这首《福建水仙花》让我第一次对水仙花有着无限的遐想。无独有偶,1993年到漳州农校读书时,雕刻水仙花是我们的必修课,从此我和水仙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漳州是水仙花的故乡,每年春节前,在芗城大街小巷处处都能看到水仙花婀娜多姿的身影,有大小不一等待雕刻的球茎,有自然长成挺拔盛开的鲜花,远远就能闻到芳香浓郁的香气。

一般新年前一个月,是水仙花雕刻的最佳时期,也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结伴到农户家里仔细挑选水仙花球,个头大、扁球形,稍稍拿捏、略有弹性,剥开褐色外皮,露出白色肉质的为上品。选好球种后,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来一场水仙花雕刻大赛。

“三八楼”是我们女生的宿舍楼,也是我们女同学的“加工厂”。大家在走廊上一字排开,每人左手托着水仙花球茎,右手持着雕刻刀,小心翼翼轻挑着,生怕一不小心就把花球刻坏了。

水仙花的雕刻,很是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嗨,快看,我选的这个花球饱满,花剑多,开起来必是精品。”“唉,不小心把花茎刻伤了。”有人得意洋洋,有人扼腕叹息,但是谁也没有因为说话而停下手里的雕刻刀。

时间仿佛静止了,冬日暖阳懒懒的,透过栅栏,斑驳细碎的光辉柔和地撒在我们身上,不知不觉,一个上午的时光倏忽而过。一个个花球变成了一件件艺术品,被端端正正摆放在瓷盆里。经过多次换水,气温适宜的话,大约三十天后,一棵棵亭亭玉立的水仙花初长成,花蕾次第开放,碧绿挺拔的叶片、洁白无瑕的花瓣,衬着那金黄的花蕾,甜香扑鼻,“凌波仙子”真是名不虚传。

经过我们用心雕刻的水仙花,神态各异。大家都在心里暗暗盘算着,挑件自己满意的作品,送给关系要好的同学。来而不往非礼也,盛开的水仙花,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温暖了整个寒冬。

现在,每到春节前夕,看到花店里的水仙花,那清新雅致的花姿,熟悉的香气,总会让我想起和同学一起雕刻水仙花的轶事,勾起在那花一样的年纪的一段温情回忆。而我总是忍不住买上几盆搬回家,陪我共度新春佳节。

相思树 ♥瀚唐

生吃土,死归土

今天,1月30日,恰值母亲去逝两周年纪念日。这几天,耳根经常发热,想是母亲在天堂牵挂呼唤我的小名,似乎听到母亲的叮嘱和唠叨。“生吃土,死归土”是母亲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包含着朴素的生命观、归宿感。

“生吃土,死归土”,是母亲的一种认知。

这种认知,是务农的外公通过昼夜田间劳作,一点一滴渗透给母亲的。记得小时候生活在泥洋村,这个“泥”字,用福安方言,就是读“土”。当时,村里有人议论,村名“土”字当头,没出息。母亲却对我和妹妹说:“我们天天吃的粮,下饭的菜,都是土里长出来的;我们睡的床是木头做了,而树长在土上;我们住的房,也是用土垒成的。你外公常说‘人啊,生吃土、死归土’,没有土,人都活不了;没有土,人都无法安放。不要去说村名不好。”

“生吃土,死归土”,也是母亲的一种情结。

父亲猝然离去那年,母亲才51岁。随着我在厦门扎根安家,2004年起,母亲就开始长住厦门。她特别适应厦门气候和生活条件,以至于老家亲人都称她“厦门人”。但是,上了70岁后,母亲常提醒我:“我现在住在厦门,等我‘作老’(福安民间对逝去的称法)前,一定要送我回老家。”落叶归根,不只是母亲对生命归宿的理解,也是她对尽孝长辈的选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母亲通过招工到省委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期满后有机会留在福州,但她想到外公30多岁丧偶后终身未再娶,便婉拒了单位的好意,说:“菇哪出哪烂,我要回家照顾父亲。”

因为“生吃土,死归土”,母亲对死亡的态度十分超然。母亲的晚年,亲人亡故的,她都坚持参加葬礼,甚至我朋友的长辈逝世,也陪同我参加遗体告别。她觉得祭拜逝者、礼待逝者,是人生的一种福报。有时,看着亲人中有人卧床数年、屎尿都要别人料理,母亲就对天许愿:“千万不要拖累孩子,让我走得干脆点。”她曾对我说:“你奶奶做完午饭就走了,我能像她一样干脆最好——能做饭不能吃饭。”

也许是母亲许愿显灵,从发现急性白血病到离开人世,仅仅7个月15天。4次化疗,母亲扎的针吃的药,比77岁以前的总和多。在一个清晨,母亲安然安详地走了,没有一声呻吟,也没留下一句遗言。

两年了,有个问题,如巨石般压在我心头。因为我善意的谎言,母亲临终都不知自己得了什么病。住院期间,母亲不止一次问我:“在家里,我能吃能睡能拉,为什么一定要把我送到医院挨针?”我一直在责问自己:如果不化疗,母亲是否可以多坚持几个月?人的生与死,容不得半点假设。我深知,这个问题,我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或许,在天堂的母亲已经作答:“‘生吃土,死归土’。不拖累孩子,是我许的愿,承诺了,践诺了……”

家事 ♥伏牛

为父母买新衣

年前,偶然一次在手机上察看老家的监控,发现父亲在问母亲:“还有没有别的衣服?”母亲回呛他:“就这几件衣服,买衣服死活不让买,哪来的衣服?”不经意的两句话,让我决定给他俩买几件过年新衣。

我和妻子到熟悉的商店,经反复对比尺寸,我俩现场试穿,最后给母亲选了一件厚外套,一条裤子,给父亲选了一件羽绒服外套、一件夹克,快递寄回了老家。

东西收到后,父亲反映羽绒服有点小,但母亲穿正合身,给母亲买的外套有点紧,反复叮嘱我以后别再给他俩买衣服了,老了,上身比较胖,衣服不好买,如果需要,他们自己买。我当然知道他们那点小心思,省吃俭用习惯了,吃饭穿衣生怕多花一分钱,买衣服总挑甩卖打折货。

当妻子得知为父亲买的羽绒服偏小,而母亲穿正好时,决定再给父亲买一件,在网上看中了一款,有大尺码的,父亲应该可以穿。看妻子这架势,是一定要让二老穿暖过新年啊!父亲收到快递通知时,立马打电话数落我:“又乱花钱!又寄了啥东西?!”听声音,还真有点急了。

父亲拿到外套时,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穿上正合身。有了上次不合身重新买的教训,我怕他俩不敢说实话,追问了一句:“真的合身吗?”“真合身!这件……是不是更贵?要不要上千元?”“你也看出这件衣服好啊,没那么贵,穿上暖和就行!”父亲还是那样,大声埋怨我们,嫌我们买贵了,买东西不懂讲价,强调下次不能再买了,说家里衣服很多,穿不过来。唉,是不是老人都这样!

再通过监控跟母亲聊天时,母亲高兴地拿出新衣服,穿在身上给我们看,满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春节留在厦门过年的我,偶尔回看监控,发现亲友上门拜年时,母亲穿着我们寄回的新衣,一脸笑意地说这是在厦门工作的儿子儿媳寄回来的,让对方摸摸质地,言语间满满的自豪感,笑声也格外有穿透力。看到这些,突然有些心酸,父母辛苦了一辈子,节俭了一辈子,为我们兄妹仨倾尽了所有,一点都不含糊,我们成家立业了,他们却从来不舍得为自己置办一件像样的衣服。

都说尽孝不能等,可父母却总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他们总是那么容易满足,在子女面前那么卑微,只要子女过得好,他们怎么样都可以,从不跟子女计较。我们现在日子都好过了,他们一件衣服的费用,不过是我们一家三口看次电影、吃次牛排的开销,他们却宝贝得不得了。如果一件衣服,能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冬天,换他们整个春节的好心情,那也是值得的!

三言两语 ♥马华金

过年捡炮仗

捡炮仗,是儿时过年最期待的一件乐事。

正月初一凌晨,天还未破晓,大约四五点钟光景,村里家家户户开门燃放一长串鞭炮,以示迎接新年的到来。鞭炮在燃放过程中,往往会有少量“漏网之鱼”,一些未被点燃、完整的炮仗掉落在地上,成为小伙伴们争相捡拾的目标。

小伙伴们早早聚集在村头,一听到哪家门前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便一窝蜂地朝那个方向飞奔而去,围在人家门前。待鞭炮一放尽,立即冒着尚未消散的烟雾,借助屋里透出的微弱光线,大伙埋头寻找、捡拾,把收获的炮仗放进口袋里。天一放亮,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放炮,我们手持一根燃烧的树枝,将炮仗引线点燃,往远处用力一扔,听到“啪”的一声爆响,烟雾和红红的纸屑四处飘散,给自己带来无限欣喜,当然也可能招来大人的骂声。

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无比开心。

闽南风情 ♥陈阿莉

元宵佳节摆“鳌山”

过了春节,元宵节也接踵而来,亲戚叮嘱:今年元宵别急着去厦门啦!我今年当新公,要印状元糕摆“鳌山”,到时来大祖厝看热闹,吃“大龟”(状元糕)。听得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邀请,让我的记忆瞬间回到久远的儿时。摆“鳌山”,是长泰岩溪老家流传已久的一种喜庆乡俗,元宵夜不赏月,到祖厝看花灯和摆“鳌山”。那是每年元宵节后有男孩出生的家庭,来年元宵节前要印状元糕到大祖厝摆“鳌山”、挂红灯,隆重庆贺,且元宵节后按出生顺序,前三名男孩的爷爷谓之“新公头”,负责这一庆典活动的相关事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停办过一段时间,现在又隆重恢复了。那些当上“新公头”的爷爷觉得何等荣耀,自豪标榜:当父亲容易,当新公头得有运气!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之际得博个好彩头。大家纷纷忙碌起,备办摆“鳌山”材料,联系印状元糕和摆“鳌山”师傅。“鳌山”有独占鳌头之意,要用直径二十厘米的状元糕模子来印制此糕,再用这些状元糕像搭积木似的摆叠成一座塔山就叫“鳌山”。状元糕模具图案可有讲究呢!刻的是状元爷骑高头大马游街绕境,凉伞高擎、前呼后拥,荣耀无比,确实颇有几分独占鳌头的气势。

状元糕材料必须用炒熟的糯米磨成精细粉面,调配以红糖浆、花生仁、经反复碾压、揉搓均匀,放在模子里压实,然后扣到蒸笼里蒸得硬实。再用此糕来堆叠“鳌山”,确保万无一失。

元宵节当天,受邀来摆“鳌山”的师傅早早来到大祖厝,将添新丁的家庭送来的状元糕摆放在大八仙桌上,精心垒叠,摆出八卦楼状、六角塔形,也有圆锥形宝塔,煞是精致。大人小孩围着观赏,评头论足、赞叹不已。师傅们更是用心,绕着桌子细细端详,查遗补漏,唯恐搭歪,一座座状元糕搭起的“鳌山”在啧啧称赞声中竣工了。大家族,每年总有二十来座“鳌山”摆在大厅里,很具排场。

入夜,大祖厝内外,大红灯笼高高悬,“鳌山”上红烛灼灼,满堂红光喜庆。喜滋滋的族人交口称赞,小孩在“鳌山”间穿梭嬉戏,一片祥和。这时新公们一起拈香祭祖祈祷:家庭平安、丁财两旺、学业有成、独占鳌头……随后新公们要在祖厝值守元宵月夜,一起守护大家族的安定。次日撤了“鳌山”后,各家将状元糕派送到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家中,送去的是喜悦,收获的是祝福。

新时代文明实践 厦门志愿服务故事 征文选登

活动主办: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zfk@xmrb.com

在书院教诗歌

♥王剑容

去年夏天,我作为志愿者老师,参加了“两岸同心,益童成长”夏令营活动,在青礁芦塘书院的红瓦飞檐中,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夏日时光。

负责这次活动的陈老师告诉我,本次夏令营活动,需要我负责童诗朗诵部分,另有台湾的志愿者老师教给孩子们闽南童谣。希望借此活动,激发孩子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提高对两岸文化的认知。对此我欣然接受。

夏日炎炎,推开书院黑漆斑驳的大门,方格红砖地上匍匐着百年的石兽,孩子们顶着高温,早早来到书院,等待着老师们前来上课。

我的课程安排在每天下午,夏天,热得连空气都嗡嗡作响,书院前是条长长的铁轨,小火车踩点隆隆地驶过,我们就在一片热闹中念起诗歌。

念《乡愁》,那迷雾般深切的乡愁,被余光中藏在一张邮票中、隐在一湾海峡里;念《送颂臣之台湾》:“为言乡父老,须记汉官仪。”短短两句,是对传承祖国文化的坚定信念。我带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解读,讲解诗歌的含义,讲解情感中的执着,讲解民族精神的联结,孩子们认真听讲,大声朗读,他们带着闽南腔的普通话别有风味。

熟悉了诗歌,接下来开始排练节目。要站上舞台,就需要表演、走位。孩子们对此很有兴趣,书院前的凉亭又长又宽,成了我们的小舞台,孩子们分组表演,时而举手望远,时而低头思忖,一遍遍排演,他们兴致盎然,谁先谁后,队伍变换,他们记得十分清楚。

我记得一个短发女孩,课堂上略显沉默,但是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想领诵。”声音轻,但十分恳切。我问她为什么,她有点害羞地说:“我觉得,诗很美。”我有了兴趣,低头问她:“你觉得哪里美啊?”她说:“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像歌一样,听了很感动。”我顿感欣慰,她或许还无法完全理解诗歌,但在心里已有了一种淳朴的感知,或许我们就此埋下了一颗种子,以后自会在她心中生根发芽。

老师和孩子,每天都是一身汗,也是一室欢笑。闭营仪式很快就到了,这一群小朋友排队上台表演,在闽南歌谣《天黑黑》之后,是我们的诗朗诵,他们童音稚嫩,我在台下看得感动。

告别终究来临,我跟孩子们挥手道别,他们簇拥上来,问我:“老师,以后还会不会再来教我们?”我笑着说:“当然啦!”这一段美好的志愿服务经历怎能不叫人怀念呢?

征文启事

活跃在大街小巷的一抹抹“志愿红”,是文明厦门的一道美丽风景线。为更好地以文明实践汇聚前行力量,主办单位面向全社会征集厦门志愿服务故事。可以记录自己难忘的志愿服务经历、感受及故事;或者讲述身边志愿者、志愿团队的故事;也可以为厦门志愿服务的发展建言献策。

●征集时间:
2022年11月16日至2023年11月16日

●征文要求:
扣紧主题,题目自拟,要求内容真实,情感真挚、语言生动。以记叙文、议论文为主,篇幅不超过1000字。作品须是署名作者自己原创首发,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
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zfk@xmrb.com,注明“志愿服务故事征文”字样,并留下真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